



立齋閒錄卷一

國朝典故四十三

太祖於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及侍制應奉等官洪武元年定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二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八年正月革承旨直學士將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侍書侍詔外此又有脩撰編脩檢討以為史官

太祖未登基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擢許存仁為博士專學事四年陞學士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

存仁金華

人元許謙之孫愚按存仁
乃謙之子非謙之孫也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吳元年改濠

州為臨濠府洪武三年改為中都府定中都築新城臨

濠舊城西三十里

營皇城城在新皇城内有萬歲山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

華西華建宮殿立宗廟大社并置書省大都督府御史

臺于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玄武塗山父

道子順長春長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

甲第圓丘在洪武門外方丘在左甲第門外中都洪武

七年十月改中都府為鳳陽府署治于新城即舊會同

館而為之賜名鳳陽府者在鳳凰山之陽也二十七

年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學同上

洪武中撤中都宮室名材建大龍興寺於鳳府治之北正

統五年火天順二年奏准撤皇城内中書省等衙門房

五百餘年間依式重建同上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南京既立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令有司次第舉行

楊王墳在盱眙縣西南八十里太平鄉津里鎮收羊山西

北洪武元年設祠祭署以王親陳氏為奉祀設墳戶一

百一千戶供祭祀灑掃王姓陳氏先世楊人徒盱眙年

九十九卒

皇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立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
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楊王外王母為楊王夫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遣重臣致祭近有言王墓在盱眙者詔內
臣及圓丘署合往祭而修治之設灑掃戶以護視瑩城
命詞臣宋濂撰父樹諸神道

徐王墳在宿州城北七十里閔子鄉龜山左豐山之右王姓馬
氏閔子鄉新豐里人孝茲高后之父國初追封徐王配
鄭氏封徐王夫人洪武四年詔立廟堂域之南設祠祭
所二十五年改祠祭署除徐王親武氏為奉祀寺丞二
員宿州奉春秋祭祀餘節序之祭徐州供備設墳戶九
十三戶供灑掃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

皇帝御宮門召禮部尚書陶凱諭之曰皇后父徐王馬氏
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農家素質朴以兄
弟齒序人稱之曰馬三少壯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
重然諸而性剛強疾惡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讎然
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至死無所畏憚鄉人無敢犯
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
遠及天下大亂乃挈皇后母避兵它所而以皇后托定

遠郭氏俾育為己女後郭氏首雉自立為元帥收鄉氏
兵朕為部下士遂以皇后正位中宮封皇后父為徐王
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
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其義於是即王所居鄉里闕
地於塋封之南作新廟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
有司祇奉祀事尔其述其梗槩刻諸堅砢用垂不朽至
正壬辰汝穎兵起定遠郭子興拔濠梁據之時
皇上潛民間為訛言所逼懼福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
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龍馳汚之
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居數月子興謂曰
汝單居當為汝婚子興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
夫人忽惋惜謂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
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子興悟
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後子興南至和陽薨歸葬滁州洪武初追
封滁陽王立廟於滁祀之其女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
王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上親藁子興事實乃太常丞張來儀諭便馬文刻于廟石

文載中都志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

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代名臣
從祀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
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
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
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怕顏
凡三十有七人

洪武初欲作鐵券而不得其製作依制有言吳越王錢氏
子孫居浙東者家博唐昭宗賜鏐之券猶存乃遣使覓
得按其制作為

太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
講究禮與樂律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有全書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
命集議又明年徧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孝訂之
以為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
儀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
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有四鎮

寧夏守鎮亦永樂初始立正統中始有榆林

太祖未登基之前鑄大中通寶既登寶位乃鑄洪武通寶
洪武元年制大明令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大明
律明年書成

洪武三年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臣裕伯

俾司去劉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周弘文館學士

臣稼起居注臣詔鳳尚寶寺丞臣潛國史臣濂佐其事

基姓劉裕伯姓秦同姓詹稼姓晁韶鳳姓樂濂姓宋出東濂小錄序

洪武辛亥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濂小錄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樊觀徵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入

朝授皇子經遷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院學士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

勢降附始末為大明志

洪武己酉冬宰相奉

上旨纂修一代禮樂書選取天下儒士十八人訥備員在

列宋訥西隱文集

洪武三年御史胡延平嘗書言今國家宜徒都關中據古

今說事情累數千言見楊士奇所撰胡延平傳言平江西吉水人學士廣之父

洪武三年庚戌詔天下郡縣更悠城隍廟祀立土主退泥

像郡廟儼郡治之制縣則又與縣治圖焉改舊圖新遠

近一制以次第告成宋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

堂命宋濂為之師俾肄業

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主之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

潘庭堅字叔剛當塗人元季為富陽邑教諭乙未年車駕

驛蹕太平授府教授明年金陵改中書博士庚子除金

華同知壬寅召入除翰林院學士嘉講大夫以老致仕

子黼初為太平教授金壇縣主簿擢起居注丙午除中

書左司都事丁未除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按察使會

修大明令為議律官洪武元年卒年四十

陶安字敬主當塗人元末為山長乙未天兵至太平安率

父老開城降即參幕府歷江南行省都事員外郎知黃

州府饒州府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

國史洪武元年除中奉大夫江西省參知政事卒于任

年五十七子晟浙江按察使昱知州謫戍寧遠洪武三

十年八月安妻陳氏赴京陳訴

太祖親命釋之

錢宰會稽人鏐之裔元末老儒洪武中徵同諸儒修纂尚

書會選孟子節文已而以國子博士致仕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制

中外竝稱失遵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

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司

方希真代宋景瀛
李士送葉布政序

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

字有名者皆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行看大

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二以下杖一

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御史大夫皆知其無它罪可恕

莫敢諫寧海鄭士刻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

最詳士利遂輸作給身而竟殺空印者希真

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為滿秩每三年具錄行事之

實朝京以考績焉

宋詞
文集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基麗

水葉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

宋濂所著章中
丞溢神道碑文

其後葉

君出守南昌沒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為資善大夫御史

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去御史

中丞授封伯爵授老於家五年乞骸骨還山宋濂事

太祖幾二十年洪武九年六月首置翰林承旨以濂為之

是年冬十一月致仕歸金華猶歲一朝京師十三年冬

其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之特降赦安置

茂州明年五月二十日卒於夔府年七十二塋府西蓮

花山下

國初各行中書省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命以文職長司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

洪武十三年召壺關縣儒士杜敷到京十月初一日制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侍從儒臣之賢者於

是金華吳公沉

沉字濬仲

由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親臣製

誥文以授之

方希直文集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文昇僧錄司領教事者

十有六道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淵大學士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迂悞師生相訐教化不行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司道既立大被賞遇二十三年春壽八十卒于大學

洪武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聖旨恁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尚書陳氏蔡氏二傳并古註疏參攷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書將來看中了時刻板印去各處教習下次科舉使得用他欽此欽遵行取

博學通經教官將陳蔡二傳并古注疏叅攷編類成書
進呈

洪武二十八年新校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刻板完備給
散天下學校

洪武二十年冬命禮部尚書李原名等著為禮儀定式凡
三十七條出使禮儀凡三條二十七年又命禮部官叅
用二書為出使禮儀總二十條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不能容出為山
西蒲州學正例應進賀撰表

高廟閱之職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

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擬之即差人逮來
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任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
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之至
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又曰此老還嘴強放
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陳寧大夫劉三吾學士俱茶陵人寧告歸赴京將朝見而
自引決三吾亦再召入京道卒此得之高郵陳嵩訓導
攸縣人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戊申陞行人司正為正七品
左右司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

以進士為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其將命四方徃徃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為之
凡齋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
軍務整典軍司等事則命之餘外不奉
旨諸司不擅差而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九年詔民年八十九十為鄉閭所推者賜爵有差貧
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為令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温州
元季兵興歸金陵

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元之薦遇孝行才識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

上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洪武元年首陳
為治要道三事授翰林學士皆辭賜肩輿校尉十人畀
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

上御華蓋殿詔令坐草平西詔極喜賜宴重賞金銀段足
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除太常
卿又辭遘疾

上親賜藥命太醫院官醫治賜錦褥被粥米及瘥除禮部
尚書又固辭

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賜紗衣命引入

內 溧陽錫宴

上命令其子克宿衛亦辭屢蒙厚賚當時公侯卿大夫無此寵遇也病復作

上命太醫院官醫治弗痊卒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賜棺木麻布米鈔塋祭次子恭天順間官至

兵部尚書管紫炭

遇後因子貴贈大理卿有楊士奇撰墓表

太祖皇帝天兵克金陵元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天下既定立廟京城都南土門因廛市喧鬧弗稱神定
洪武二十一年秋命工曹改作欽天山陽明年夏告成
功尚書臣秦逕傳制俾臣宋訥撰碑記

洪武九年星變求言平遙縣學官葉伯巨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言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多也國治大急也用刑大煩也四方今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綏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多

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千里之國之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快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何乃敢踈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而見之耶速收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啗其肉伯巨至丞相秉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瘦死獄中

方希直傳作

浦江張孟兼洪武中為太常丞兼自負為文奴視同輩劉基嘗為

上言今文章士第一為宋濂臣基次之又其次則孟兼由是愈自高既而濂基薦之未幾除山西按察司僉事以善糾擿著聲譽陞山東按察副使時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

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任無敵且印又僧也易之印侯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入召守卒苔之月朔望入學令諸生講經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孟兼尋復以它事騎馬入布政司謫筮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僚吏懼勸印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

上覽印言以為孟兼凌我任用臣下建治咎之孟兼既辱
愈債即捕為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
位避其橫否則為所擠

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我今乃與爾抗遂械至闕下廷
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挐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我除爾

害矣善為之

方希直
作傳

藍玉從李文忠征西番封永昌侯洪武十五年命副穎川
侯傅友德征雲南二十年征北虜至哈刺哈之地後封
涼國公玉於靖寧侯姻家靖寧既坐胡黨誅滅玉內懷
憂權二十五年征建昌回見

上覺

上有擬之之心每謂其所親曰

上位取我回來著我做太師如今又著別人做了先前胡
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我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景川
侯曹震東川侯胡海會寧侯張溫鶴慶侯張翼舳艫侯
朱壽都督陳麟許亮江信張政聶緯王銘苑鼎祝哲馬
俊謝熊黃輅徐質及軸艫侯男江陰衛指揮朱能東川
侯男胡二舍府軍衛指揮陶文吏部尚書詹徽神宮監
太監呂昇潘陽侯察罕達官乃兒十花西僧汝寧王光
府軍衛指揮榮碧英約以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何

上出勸農時舉事覺生誅

出逆臣錄

按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詔有胡萬盤黨被誅五十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吳元年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

陞侍禮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洪武

元年詔議踐祚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徵還與宋

景濂俱為總裁史成拜翰林待制壬子出使西夷

方希直所

作像贊序

雲南元孽梁王拒險弗庭洪武壬子詔待制王禕

往撫諭之不聽館禕別室禕屢諭以禍福久之見執痊

于地藏寺北時癸丑冬蜡也

雲南志所載王景常所撰文節墓誌

建庶人

立其子官大學言于朝贈學士謚文節

希直祭公文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允炆為皇太孫詔曰曩古

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

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練兵平天下亂姬天

下兵奠生民於田里用心多矣及統一以來除奸暴去

豪強亦用心多矣迺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嫡孫名文

以九月十三日冊為皇太孫奉

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誥示臣民想宜知悉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皇太孫即

皇帝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追尊懿文皇太子為

孝康皇帝懿敬皇太子妃為

皇太后

姓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

太孫妃呂氏為

皇后

壽州人中都志載
太常卿呂本之女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詔書云又將呂后

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高皇帝同祀於西宮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
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
者官之為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
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
囚視往歲減三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三月甲子
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治
庶獄今賴

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御史府專以糾
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
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年二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已
已以都察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
府為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皆賴以

寵綏之

方孝孺奉
勅為記

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為昔者治之
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
刑選擇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勸
而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

為榮而不貪位祿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為常而耻
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瑕青以自
歸於善可謂盛矣

上猶以為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為採訪使以觀風
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由是天下欣然謂
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
求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
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為可用會大同有警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
敏頸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

缺官告即授按察僉事

方孝孺送徐思勉序文

庚戌科會試錄序 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
盛也敦大忠厚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險薄佻盱
之徒衆而為亂作聖人中兩間而立所以輔相天地豈
有它哉凡以保合培護是氣使人充盈而不至於消靡
以病乎生才也自唐虞以來賢才衆多之世未有不由
人主作興以成之者人生豈張能人以為才也哉能無
傷是而已爾

大明啓運我

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

孝康皇帝以至德仁恩培植邦本所以輔相極其盛矣今
皇帝即大位篤紹前烈一以仁義為治朝廷之上和厚博
文之士相繼而出天地之氣混淪會合賢才之衆其不
在茲時平建文二年春天下之士貢於鄉者咸就試于
禮部蓋幾及千人

上慎重選掄之任俾倫等司其去取恭率諸儒不敢懈怠
以二月九日至二十有五日畢得士若干人可謂盛哉
然才之生也資乎天地而其成也復佐佑人主以贊天
地之功使天地之氣和非特賢才輩出而五穀登群生
遂而嘉禾畢集海宇宴寧靡有一物失其所者

上方日新聖德以圖至治多士為時而出輔庶政而永鴻
業俾斯民重見二帝三王之盛豈非天下之所深重望
於將來者乎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貝

川董倫序

皇上嗣寶曆之二年大比天下士英翹俊又之材受鄉薦
之會試春闈者幾千人禮部尚書陳公迪右侍郎黃公
觀同知貢舉前期已考試官為請特命禮部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董公倫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典文衡以綜
其事同預校藝者右拾遺朱逢吉暨修史官無勤業惠
仲趙友士徐旭張秉 監察御史王度俞士吉以二月

八日入院越十七日畢辰興夜寐殫力竭慮而校閱之
文理粹而華實兼者咸選擇而不遺詞義乖而旨趣異
者亦黜落而不貸舉互考繹僉議免諧而始揭名焉嗚
呼昔古盛時獻鄉書而登天府之名偕計吏而署奉常
之籍故濟濟多士而幸遇其會成卒其業克遂其志者
幾何人哉矧今聖明馭宇文軌會同而貢舉於甲令三
十有餘年矣魁文鉅卿胥此出焉而寄勛偉績垂光簡
冊以彰一代之盛者固無以加矣士君子風承響接趾
美于前不啻倍蓰焉將見以其所學施諸有政而有司
之事卿大夫之職輔相之業皆其風習而素講者豈特
見諸空言而已有先朝以來掇巍科取上第者其氏名
之所紀載具存而弗泯况當
皇上龍飛之初建文之始而恭運方開者乎昔賢有云士
非科目不能以自達夫既達矣所以致君堯舜而康濟
斯民者可不勉諸

建文二年歲在庚辰春二月望後十日中順大夫太常寺
右少卿高遜志謹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九族念親
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
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
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

十三人請補輔僚之缺於是

天子以王所舉為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携李朱君仲湯為伴讀將行李弟孝寧時為中書舍人請士大夫賦詩以餞之惟昔

太祖高皇帝以神才雄畧戡定萬方徵前代宗室寡溺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廷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倫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恭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執卑不能矯其失故耶

天子慨然為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為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膺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

方希直送朱重湯序

遼州處士高魏贈司馬相公忠孝兩全序士之處世有

二道焉出與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若伊尹傳說之於殷太公召公之於周此固聖人之偶後世罕及下至漢唐晉宋亦無嘗無其人也若漢之蕭曹諸葛唐之房杜姚宋晉之羊祐王謝宋之呂蒙正寇萊公司馬公韓魏公殊勛異政名載竹帛班班可考傳曰何代不生賢何賢不濟用至我聖朝肇興之初設痒序立國

監以育英才經今三十餘年濟濟多士固過越于前代
矣其文章政事可與前賢齊驅竝駕而爭衡矣予不知
其他所知者惟吾友鐵公一人而已何以知之其幼處
鄉校也聰敏邁倫長同胄監也英華拔萃先事

太祖皇帝也試以盤根錯節而驗其能今事

皇上也任以山東叅政以宣其化不意於建文二年私

公為不軌

上命征虜大將軍曹國公統兵百萬而往代馬三路供給
糧餉山東中州山西德州為山東屬郡水陸四通五達
之道而大軍聚集馬以待其進取孫子曰興兵十萬日

費千金况百萬乎鉄相之任漕運也水陸並進飛芻挽
粟露積山丘未嘗乏用元戎國公亦嘗賞勞馬不意大
軍進取失利慢散南行而德州並無守禦官軍人民逃
命散走四野一空鉄相與魏並轡快快南行路經臨邑
時序端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至
於其一不意公於五月十六日率眾寇城詭詐百
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鉄相遂使軍氏穢罵賊寇彼知
忠監不下長圍四守内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
之愈急守之愈固苦非濟南戰守而判其鋒其鋒秉劈
竹之勢目中也無江淮矣今原濟南之功比之廣昌東

昌如摧枯振落者真若急流中之砥柱也攻圍三月彼既智窮力盡師老将疲援兵方至遁走圍解

皇上明見之遠捷音方至遂命翰林檢討陳公齋銀段以酬其功績吏部主事魯公送誥命以光其世封三代其榮極矣昔范文正公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以為恨今我司馬公父母俱存而同享爵祿曾祖亦追封其官其孝可為無間於幽明矣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又曰通于神明光於四海今于鈇相可驗其實矣原出其處之分明孝忠之兩全古今名士亦少及矣魏丞為孝之名今得升斗之祿雙親已沒興言及此不寬心手酸軟閣筆廢書不能戚戚于懷也及司馬公赴京謝恩也

皇上贈御宴送下程諫行言敢膏澤不於軍民不少矣朝廷公論原其堅守之功既陞本司布政位不滿其才德復授以大司馬之職佐征虜大將軍歷城侯以總天下之兵馬進取焉其相機決勝雖在於主將與參副而運籌策申軍政量虛實籍司馬之一人須待平燕之畢自有史官大手筆圖麟閣垂竹帛流芳千載耿耿不磨者由其忠孝存于心窮通不易志故得聲聞滿天下香名傳夜世也其殊勛異政委身致力不避艱險以杜稷為

憂者豈魏拙筆所能發揮哉但魏始與司馬同一監中
與司馬相北征知其終始出處之云爾誠恐後日史官
聞其名而遺其實故特贈此姑備戰守進取之實錄耳
退敵乘喜宴樂水心亭賦

皇上嗣登寶位屢下詔以求賢或舉邊鄙之軍伍或奉下
僚之俾員逸民側陋草澤魚鹽思武職於鉅厓之下夢
文官於版築之間側席永諫傾耳聽言於是本州之太
守充舉子於抹泉禮請送於京師走天官之選銓值值
公之不軌命將帥之征焉憑坐井之管見特獻策於君
筵象

聖恩之寵厚參贊軍務于元戎之前心期子房志慕仲連
修書只尺欲屈強燕志抑鬱而不伸攬滯轡而南遷至
濟南之日而被圍思張巡守城之中堅幸遇知己之相
逢英輩濟濟而雲聯苦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
僉憲高公之糾慢參軍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
勇除給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
播之勉旃衆資群策屈力保全焚燒賊衆之樓櫓儻獲
巨寇之尤奸是日也天地晝晦劍戟聲寒湖水為赤原
野而丹彼既知窮而力盡我固守不動如丘山乘夜遁
去棄甲奔還聞風聲而鶴唳已破膽而摧奸備勝事報

四方辱幽之國具健音奏九重仁聖之前

高魏賡和鉄叅政贈詩 群書歷覽見隨何錯節盤根利

器磨火憶遼山思傳等說閑尚志慕鄒軻為臣盡已全

名節處友知音取瑟歌只尺凌烟題姓字歸田舊計且

蹉跎 勉賡前韻 供輸糧餉若蕭何竹帛公忠事不

磨講藝接戈明卓茂輕謀淺慮笑荆軻傾心順水催舟

楫側耳臨風聽凱歌方想從來福祿大供成保障莫蹉

跎 又贈 山林隱逸一書上策平諧自失驚董賈同

心陳治道蘇張異路笑縱橫歸期草舍名高隱豈望朝

廷作六卿管蔡監殷同日叛周公狼跋亦東征 又賡

前後損 糧儲轉餉若蕭何耿耿香名永下磨竭力勞

心常會計從流順陸並舟軻琵琶不解青衫濕玳瑁安

思白雪歌異日 功勞垂竹帛三傑同載世無多 又

韜光晦迹號狂生既穎囊中衆笑驚自薦平班後立要

盟楚主劍頭橫常羞秦帝辛垣衍且喜和番蘇子卿承

稟元戎如不許披堅執銳亦能征 又 憂民為國老

儒生進退存亡久慣驚十載芳名林下隱五陵和氣劍

頭橫昔年有表平胡虜今日陳情動國卿三寸筆如安

國劍燕人來格又何征 從軍吟 百萬貔貅過大行

軍容整肅障堂堂亡群走勉無藏藪失木飛禽近上蒼

百刃林磨山振嚮紅旗風動日無光將軍駐馬鞭麾指
信宿擒燕會晉陽 班師迎過側馬閑 鏃騎千群過
鴈門旌旗簇族綵雲屯晉民遙見皆驚喜燕冠聞之喪
膽魂燦爛銀盈明雪月青紅繡襖浥煙塵將軍不速追
窮寇勝筭降燕在莫春

皇帝始即祚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
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啟厥祥地効其珍乃元年使
者還自西方援得青玉於雪山廣哀踰二尺揆其初得
徵兆異常質理栗温世所罕見來獻天府先是

上在宮儲常夢神人致

上命帝授以重寶及是宣獲玉宸衷密感未及宣露二年

正月十一日

上将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悟
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為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
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
月以上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

天地祖宗為文以示遐迩

方希直凝命
神寶頌序

虞士高巍上時事 一懇荒田臣讀豳風七月之詩見周
公奉奉以農桑為念者蓋農桑者衣食之本生民之命
教化之源也有國家者誠不可以緩夫不畊則無粟不

蠶則無衣豈非衣食之本乎無食則饑無衣則寒豈非
生民之命乎禮義出于富足盜賊出于貧窮豈非教化
之源乎臣觀河南山東北平數千里沃壤之士自兵燹
以來盡化為莽莽之墟士著之民流離軍伍百不存一
地廣民稀開闢之無方展轉於臣心久矣今欲變曠野
為沃上臣有三策焉一則當下以明詔頒告鄰境布政
司末後游食之民示以開懇之田各取地方順便兩處
有司各立文簿去者審其所往來者根其所從官給子
種牛隻蠲免三年之稅使之盡力開懇此一法也二則
凡官吏軍民人等全家遷發化外者不必照依荒田去
處限以畝數使之自備牛隻子種料時科徵此又一法
也三則我國家承平日久干戈無黷武之勞走馬有糞
車之用當廣設屯所使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當內
立司農之官外設田畯之屬使之巡行郊野督責勸勉
始見四野無曠土之譏千籌有多稼之美矣
二抑末役今天下之人民務本者少逐末者多為何蓋
因務農之家地有祖丁有役三時力農一時輸納終歲
憂勤舉家勞苦或遇薄歉之歲俯仰有不足者矣今為
商賈者坐列街市日登壠斷窺時取去賤買貴賣獲十
分之利納分毫之稅何益於國家用度裁彼則乘堅策

肥冬溫夏清妻奴無若身之勞飲食有兼羞之膳四時
有適體之服終歲優游而無粮草督責之患是以逐末
者多也昔周時宅不毛者有禮布漢時不種桑麻者不
能衣錦絹是以或罰之或辱之使長務本也今欲使逐
末之務本荒田之盡闢當輕稅糧以恤農民種稅課以
抑商賈如此不遲三五年聞末後游食之民不待督責
勸勉自轉延於南畝矣

三慎選舉惜名爵慎舉選者得人材之本源惜名爵者
待有功之盛典故古之明王愛一頓一笑况名爵乎古
者舉逸民揚側陋實聖王之盛典古所諸逸側陋者如
太公之釣渭伊尹之畊莘百里奚之販牛孫叔敖之魚
鹽一旦舉而用之不惜高爵重祿而勸賞之為何才足
以頓網振紀德足以變風化俗故不問其昔之鄙賤也
今我朝所取人才科目最多曰孝弟力田曰聰明正直曰
歲貢人材及舉孝廉等項命各處育司每歲務舉一人
徃徃輒赴吏部以聽選官除之雖知人如劉穆之識人
如裴行儉未能一時別辨其賢否也舉當無賞不當無
罰是以有因循苟且而不得其人以臣愚見苦保得其
人儒吏兼濟及器量重厚聰慧敏達加以吏部復考查
而任用之其後稱職而當者有賞不當者有罰儒如此

名不得虛爵無妄費也故漢宣帝有曰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可不慎其選歟故漢時
有官者子孫後為姓氏曰倉民庫氏此倉庫官之後也
可不愛惜歟 四開鉄冶臣聞地不愛寶夫寶者何魚
鹽金銀銅錫錢是也今我國家魚鹽之利既興不可復
有議也惟金銀銅錫黑鐵所謂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曰
金銀雖寶不過富貴之家為婦女之首飾銅錫為器皿
粧點耳惟黑鐵一物軍民利器不可一日而無者也天
下山澤之利臣不知其餘且以臣鄰境所有言之今在
河南之北北平之南山山西之東東之西舊有八冶曰臨

水曰彭城曰固鎮曰崔爐曰祁陽曰山嘴兒曰沙窩曰
渡曰詢之故老言說在胡元時設立總司提督擷取曰
萬貫例禁民間不敢私販此胡元之弊舊今三布政司
地面農民多缺利器自擷取許納課程猶且不敢以臣
愚見以產錢去處行移文榜如有丁力家之或兩戶三
戶或五戶相合起爐一座礦炭隨便所取國家月課收
鈔貫止徵錢數易換粟帛許民興販如此上濟國用下
便農器庶不棄山澤自然之利也臣昔經過礦炭之場
昔料炭之例而興販之實得軍國所用之大利也
皇帝既即位 詔紀今年元為建文春三月上丁

車駕幸大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跪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皆思自奮以進庸於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此大學及畿內士集於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校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月己巳而畢屏無黜陟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

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覘盛矣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典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曆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率多先朝

之所簡拔者也

方希直所作應天府已卯科鄉試小錄序文

貴州都司軍士臣高巍係山西遼州五指理民誠忻誠忭稽首頓首謹言伏聞鳳凰至而諸禽舞麒麟出而百獸鳴物類之微向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況人靈萬物者今我

皇上龍飛九五鳳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懽忻踊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已也於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遠聞

聖詔頌告臣民於本年閏五月十六日恭依太祖皇帝遺詔嗣登寶位以理萬機之勞天下士庶臣民

萬口一言齊聲共賀嘉賀
太祖皇帝傳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聖子神孫本宗百世
為天子文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後王永法繼繼繩繩千萬年也微臣才識踈短
文詞鄙野何足以頌祝
聖代宏軌之遠故又復詠歌大雅下武二章以賀詩云昭
茲來評絕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四方
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軍士微臣高魏又蒙教育頗
通經史知
聖君即位体春秋五始之要敢不奉表稱賀以

聞

王仲縉送司業張先生祀宣聖詩

張名智
字去畧

聖皇嗣丕祚舉禮秩無文幽明既膺蠻小大齊駿奔况茲

曲阜宅巍巍闕里尊神靈于斯萃於馬致明裡肅將豈
無人顧屬耆德臣精誠冀有托建此皇意博車輶戒遠
道宴餞及良辰雲渺東魯歸途春正殷嘉議大夫禮部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

臣御書

怡老堂三大字及髹凡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覩欣逢盛典誠手齡之奇遇
豈一己之私榮臣素無閎闕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
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尊親之職稱
臣為三葉帝王之師自媿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覩聖
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獄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為心
能自得與人為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
踐初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不
陳圖圍虛空孰祖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不忽取

孰為蝗蟲僕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
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
溥暢庶類昭蘇乃誅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
舉陽德顯融欽哉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
樂備不作齊于祠宮盛服懽懽肅肅于動粟粟于言
上帝狂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
窮蒼鼎俎既豐幣玉既飭地燭輝煌駢牲芬苾秉與徐
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

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觀其色笑分命臣僚
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且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

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愛錫純嘏子孫
萬年

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
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
罪其光炯炯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
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廷如聞九韶

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壽親政或未修惠或
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謔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恨勿苛爾
刑必臻于平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玉帛伯
準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視班行

驚非昔侶

一

陛下存求舊之意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
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頌之第宅又遺以安旨
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漸懼已深
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髣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
畫雲章賜佳名以怡老朝著誇其榮美縉紳嘆此遭逢
惟漢顯宗其稱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受几
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
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媿茲老朽
乃得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猶臣門之多幸自

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于瞻心晝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猶敢不以時而入告聖名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

聞

河南右叅議董公安常名倫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生出山林間服服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為贊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皇上間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俄出治

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之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淡夕草封事数千言止于闕下而題其退

會思政之堂曰後樂

方希直有記

倫既出為叅議已而謫居

遠徼至是召還歲庚辰會試倫充總考官

主脚云東昌府恩縣人

又揚士奇撰李侍郎嘉墓誌云前大學士董倫時為宛平學諭公從受業

王紳字仲縉待制禕之子蜀王聘教諭蜀郡將十年新天子即位召為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

太祖實錄常以其父死事聞于朝得贈謚庚辰十二月卒年四十一其送劉子祿詩曰回來上疏入九重由此蒙

恩蘊文節

並紳遺文

王景彰為山西布政司叅政坐事謫雲南建文初召還為翰林侍講預修

太祖實錄中都志

東里楊公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旨諸編纂悉赴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統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

太宗即位改翰林院編修士奇按張統以洪武三十年自

雲南布政召為吏部尚書則此所編摩者正

太祖實錄也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

太祖高皇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飾首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成寅

上御奉天殿公卿群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巳卯出合皇低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於祭天地開朗日月華耀稷氣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欣躍聚觀泪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脫舄登殿秉壁殿瓚與

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

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玉瀆長翁忽晦霽若歆若格
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營

上為動容脉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賀畢
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

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春神靈悅豫
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

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
慝消伏俠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
智力所及哉

上之至誠貫徹二儀

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
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觀

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
困窮賑之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
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歛妨農仁聲義聞
聲格窮昊上帝眷懷保佑顧綏若父慈子孝夙夜不忘
裡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
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
與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

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
政之無極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知傷春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
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

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
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苦疾在身大功未終授
之聖孫惟

聖天子

皇親是嗣奉承天心堯受帝祉沛澤是施大賚是庸析揚
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
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惟行其所農
惡絕于未萌人心忻悅天命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
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皇帝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
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內外薰
為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為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
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為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
訓于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向父所存丹書
之旨夏書所歌声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為名

方希真文集有銘

高巍上書內一件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心上無

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臣當借漢為喻昔漢高祖提三尺劍起布衣擢強秦滅暴楚以定禍亂憫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荆王賈楚王交伐王喜齊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其漢高祖遠慮之策莫不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股大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半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能為矣故發痛哭流涕之歎其欲削移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凡杖以折其強悍不臣之心其弟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罰所當也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謹以累文帝寬厚長者之德此往事可鑑也其後景帝寬厚不如乃考又遇晁錯侍才刻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遺命托將人民心輔漢又過趙遮說淆渾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昔我

太祖高皇帝之起與漢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群雄並起龍飛淮甸芟刈群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筭所向克捷海內之國三皇五帝不能

臣服者皆來臣服莫不納貢而効職焉比之漢高誠以
為過正所謂我武維揚于湯有光者也雖因天與人歸
實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
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
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孤秦
世之陋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
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萬人莫敵其人悍勇西
降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裡山河地產
良馬屈產之乘在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也北近

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
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
理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
漠寒涼不毛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畊不蠶皮
衣肉食跨馬是務遼金殘藉之而名一代之業故以燕
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處
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王府之其餘楚湘齊兗寧
遼谷代慶肅星羅碁布北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皇帝之聖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
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

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少則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肢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常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王於秦晉燕蜀其徐寧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城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

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如歲時

伏臘外國所貢稀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味命使臣頒送之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如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會親王告太廟削其地以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臣常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人之疥癬也骨肉之患人之腹心疾也疥癬之疾有時而搔癢吾體命良醫而脩藥一掃之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以腰脛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

百體為譬今我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危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甘其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攬亂吾心而已故鑿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為身家而先是以堯之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九族既睦章百姓又王之小心翼翼亦必先刑於寡妻產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即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

貴州都司軍士臣高魏係山西遼州人原係洪武十五年願入大學生員蒙本州知州王欽奉

詔書內一款以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保舉到京於建文元年九月十二日蒙吏部引奏為臣不曾在役欽依

發還本所今臣有姪高二應役不缺臣雖不為國用聞
知某軍作亂人人得而誅之臣委身敵愾之心不能自
已謹奏為願使協燕事臣聞成周時管蔡監殷以叛周
成王命周公往討之以周公聖人之全才率武王代紂
之大衆取三叔所監之小國如反掌也而周公緩攻徐
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之心以兵凶器也戰危
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
旱之災不至於不得已不用也故必待三年之後而滅
絕之其初豈不欲三叔武庚自悔過而投耶觀於東
山金之詩可見今某國謀為不軌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業尔一隅之小國固易
破也今我

皇上若恐傷生靈損折軍將况彼之軍民耶

皇上之軍民以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膽塗地乎臣願奉

明詔或只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理之詞對彼明
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讐殺之理使
各罷兵而復守分土從則著我

皇上英武之威德不從當盡臣子之節義盖自古用兵交
使在其間昔廊食其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賊魯仲

連脩只尺之書燕之軍將見者無不涕泣臣雖無二子
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燕下齊之素志惟在我
皇上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

高巍為假周公說援引詩書反值幾千言 說云 昔周

公聞流言之謗避位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
逆賊或械送京師或戮而奏聞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
甲兵或質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寒讒奸離間
之口如此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
遂移檄遠近大興甲兵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籍其
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以

誅晁錯為名也臣蜀以為不然殿下欲伸伊尹周公之
道也雖然不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
必自伐之臣遇過慮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昧乘
釁率眾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於

先帝不能辭其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龍雄
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古之用兵若孫武者
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已經數月尚不能出區區叢
爾一隅之地較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
討又可知矣且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勝其老子又云
甲兵者不祥今計大王之將士東戰西伐馬無停足殆

亦疲矣沉朝廷驅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得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衆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主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寧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蓋將軍屢戰則瘦疲則離離則取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不能料人臣寄跡巖穴不忍坐親兵連禍結所以挺身願效一策蓋以為一二之慾而顛覆百萬億之生靈露宿風眠彼堅執鋤嗟咨滿野肝膽塗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毒人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是豈智者之所為哉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

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所以得奉

聖天子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緣臣宿許

太祖高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於其間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太祖皇帝乘胡元亂極思治之機提一旅於鳳陽揮三尺于馬上兵不血刃席捲驅逐群雄屏跡奄有華夏是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天也是以既即寶位立綱陳紀奠安華夷分茅胙土封建子孫欲其藩屏王室而外禦戎

夷其神謀聖筭為天下子孫萬萬年之慮也以大王之
賢智躬奉

先帝聖訓不為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
翻成仇敵其為

先帝之累為何如哉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計臣躬奉
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
嘗不灑泣流涕今大王若信臣言以臣為質備還情由
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寬宥大王擅興
甲兵軍民將脅從之罪如用脩親好則天意順人情和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安安矣如其不驗臣願烹鼎鑊甘

無畏色不然大王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
輕謀淺慮爰及干戈走風塵冒霜露恃區區之小勝志
親親之大義以寡敵眾以弱敵強而為此僥倖不可成
之悖事臣執劣也况

太祖皇帝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太伯仲雍
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雖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
下臣民未以殿下不無以篡奪之議幸而兵勝得成固
中大王之計後世公論之士以大王為何如哉倘有蹉
跌取議萬世於是時也追復愚臣之言可得乎伏願大
王再思而審處焉

國朝處士高巍言嘗聞世之所謂丈夫者蓋以其能為國
家排難解分上足以安宗社下可以服黎庶而無一豪
激利于譽之私臣擣櫟朽材年甫桑榆遨游山野經史
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竊之虞感荷

皇朝之賜厚且深矣臣雖無丈夫之材頗有丈夫之志素
慕仲連子產之為人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也臣
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蓋欲使聖子
神孫本支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
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萬世永賴我

聖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誕布惟新之政下
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莫不願立於朝而忠於
其事朝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只尺可待此萬
世磐石之固也吁不意大王忽間與朝廷有隙張皇三
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導之
以智武者奮之以勇皆謂執言代義以順討逆焉有不
勝取者乎如反掌爾今殿下論親親最賢最長即我朝
之周公也當存周公太公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

謗亦如周公安重自脩使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別改之
無則加勉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
專美矣惟其我朝基業同周室

太祖皇帝純德同文王大行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
美同周公輔我

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魏白髮書生
蟬蛸微命生死不惧者但大蒙

太祖皇帝教養無所補報况朝廷勉勵風俗於洪武十七
年已行旌表愚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既為家之孝子
不可不為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披露忠

瞻陳大義之辭惟願

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親親如故罷兵息民臣
之忠義既盡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見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

麾下從軍秀才高巍謹上北征長篇五十韻伏冀電覽

詩曰

皇帝建文初一年管霍蔡叔共流言不思

太祖艱難日遂入鳩梟惡鳥篇

皇帝虛已問群賢遭家多難室有天群臣叩首御階前選
將練兵去平燕三軍宿將無可舉取人無過親賢裏一一

重瞳親鑒別文武賢才居上列通天玉帶就賜腰將之
拜受辭金闕即日推輪送江許奉命北征三叩首奇謀
勝筭蘊胷中奏捷飛書待日數旗旄央央映日明軍容
肅整向前行不徐不疾盡一舍暮爾燕城早晚傾躬承
制論效曹彬城陷務不戮一人緩攻徐戰非示弱生靈
糜滅痛傷神歛兵長圍且退守能與士卒同甘苦在昔
吳起吃癰疽卒母聞知悲死所即且水流草復青軍人
起雖馬騰鳴凡蒙犒賞願奮戰一鼓天誅四海清春日
載陽烏嚶嚶江山明麗水忻榮撫恤良民不易肆執訛
獲醜歸神京緩轡鞭敲金鐙嚮衆軍齊和凱歌聲奏凱

還京告

太廟自古班師當宴樂金壘玉盞布天庭光祿進饌

樂工歌杖社與攻車庶鳴四牡皇華 彤弓

湛露更相奏絃歌悠悠樂有餘醉酒飽德時靡爭嵩呼
萬歲賀昇平放牛牧馬桃林野載戢干戈不用兵退食
公門拜老母喜動慈顏上壽酒座中嘉容有誰人惟有
亥唐張仲友論功行賞禮當封官上加官祿萬鍾御筆
丹書鍊券至同與山河誓始終憶昔唐朝郭子儀同心
輔佐李光弼聖朝明將隨時出身係安危更有誰魏本
遼山一野民當年有志入成均幸受微職斷事府斷事

不明宥從軍投筆班起事已遂據鞍馬援志將伸今逢
大帥斯文說何必乘槎去問津

立齋閒錄卷之一

國朝典故四十三

立齋閒錄卷之二

國朝典故四十四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守固藩國以在
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殘害起兵誅之蓋以扶持
宗社保安親藩也於六月十三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
罪者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
知小人乘時有事圖報私讐擅自綁縛劫掠財物禍及
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有首惡有名聽人擒拏餘無者
不許擅自綁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衆庶咸使聞知

計開奸臣

太常寺卿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

禮部尚書陳迪

左副都御史練安

翰林院侍講方孝儒

禮部右侍郎黃觀 即許現

大理寺丞鄒公瑾

大理寺少卿胡閏

戶部侍郎郭任

盧迥

刑部尚書侯泰

刑部侍郎暴昭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吏部尚書張統

侍郎毛泰

監察御史董庸

曾鳳韶

王度

高翔

魏公冕

宗人府經歷宋徵

巨敬

禮部侍郎黃魁

戶科給事中韓永

謝昇 黃彥清

戶科給事中龔永

徽州知府陳彥回

中山王子徐

葉惠仲 牛景先

山東布政鐵鉉

都御史茅大芳

山東僉事胡子昭

指揮宋忠

蘇州知府姚善

德慶侯廖鏞

周璿 高不危

大理寺少卿慮元質

左都御史景清

左拾遺戴德彝

北平布政使張曷

葛誠

振

魏國公徐輝祖

衡府紀善周是修

翰林修撰王叔英

沛縣令顏瑰

左斷事高巍

蕭縣令鄭恕

黃子澄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少年有文采伴讀東宮建文時為太常寺卿建議削諸王之權大見信用已而坐赤族妻入浣衣局生子名舜家兒鄭氏養為子冒姓鄭今尚存生女四見在南京西院題寒江把釣圖詩曰風攬蘆花雪作團扁舟一葉任盤桓榮身不用千鍾粟度日常消一釣竿款乃數聲天地窄遨遊萬頃水雲寬絲竿直下三千丈欲得鰲頭與世看永樂十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於右順門口奏

有奸惡齊恭的姐拜兩箇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箇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條漢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小的女兒奉欽依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淫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箇小廝如今十歲也又有史家有鐵信家小妃子奉依都由他欽此

齊恭應天府溧水人兵部尚書北兵起恭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兵至金川門潭王及李景隆開門迎降恭出走過廣德州遇王原采後被執凌遲而赤其族恭宗族宗兄弟宗敬叔楊彥時永等俱充軍從弟敬宗

典刑

陳迪字景道寧國府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
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
迪初儻有志操洪武初辟本府學訓導己未以通經
召試除翰林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解進書
成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弭盜綽有政
聲甲戌十月丁內艱復辭弗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布政
時普定曲靖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土兵擊破之獻
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陞禮部
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以刑獄

未清乞勅法司精擇公廉仁厚官分詣司府州縣將罪
囚審實具奏區處勿令久禁致傷和氣又建言逃民家
業盡喪又畏公私逋負之迫夫今不恤必致團結山林
為非俾所司願歸者善加存恤否則令所在附籍給與
闕田耕免其三年差徭庶得民安盜息上皆從之辛巳
三月加太子太保辭無無俸援聞北兵迫近與太常寺
卿黃子澄吏部尚書張統兵部尚書齊恭戶部侍郎郭
任刑部尚書侯恭禮部侍郎黃觀翰林院侍講方孝儒
左副都御史練安大理寺卿胡閔左拾遺戴德彞宗人
府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韓永等奏請急設法防禦不

然福且不測

太宗皇帝既即位召迪與子澄齊恭任孝儒安德彞永等不服皆被族誅迪既與二子鳳山同日死家人拾遺骨歸葬於宣城計家橋圩埂上後宗姻有憤其累已謫戍者掘其骨投河中洪熙元年詔釋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辰郡人設迪神主於鄉賢祠甲辰郡守復於迪故居址立祠並立右墓門寧國舊傳是日既縛父子六人於柱將刑鳳山等叫曰父親你累我們迪曰我兒不要說這話迪罵不絕口遂割鳳山等舌鼻耳大小炒熟納迪口中使食之遂俱凌遲碎骨有老奴拾遺

體負歸宣城蔡外家計家橋

練安字子寧江西臨江府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及弟歷翰林脩撰遷吏部侍郎左副都御史嘗上書論曹國公已而靖難之師渡淮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與衡府與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結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詰者媿而止三十五年六月內坐族誅始以直言讜論對策于大廷繼以柔忠楊原翹于法從時中外之士以文學行義稱之逮

皇上嗣位升之銓曹而屬之進賢退不肖之任正月二十四日校尉劉通等齎帖一將科引犯人張烏子等男婦六名為奸惡事又引犯人楊文壽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為奸惡事欽依是連這幾日解到的都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時起還有不罕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恚催他又打那長解錦衣衛這把廝每都拿了同刑科審近親的揀出來便凌遲了遠親的只發去四散克軍若拿遠親不肯把近親的說出來也都凌遲了二月又解到鄒公瑾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

方孝儒字希直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字去幹從董彞李易

元末仕洪武三年郡辟為邑庠人稱愚菴先生已而以母罷歸明年部使者薦詣京師受濟府知府四年以誣被繫孝儒上書政府願以為身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終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二月卒于

京聞兄弟孝友

見希直所輯父行狀及宋濂所撰墓版文

方正學負精純之

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背非流俗所可及其言言功業則以伊周為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為宗會其道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

王仲縉

志齊集序

正學先生早有盛名自童時鄉人即呼為小韓子

迄今年既壯而德愈凝故其為言益完粹嘗著學箴九

首王仲縉跋語

方希直篤孝友為文章雄邁醇深登宋公門

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葉見泰送

希直序正學方孝儒稟氣粹和秉志真諒愛自幼冲適修

厥學厥學既昌為德益著由是大肆厥辭若被雲漢昭

回罔有曠克丕皇猷式輔玄化聿洗委靡舊習以昭我

皇家文明之治厥惟旨哉王仲縉還蜀王辭希直從宋學士為文

章其年甚少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

朝中縉紳以至四方老成凡與宋公有者無不惟許之

蘇伯衡洪武丙辰序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為贄

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

巳予蒙

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勤于中凡理學淵源之

統人物絕續之紀云云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

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

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伐言之歐陽少卿蘇長公輩姑

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識孰為後先也今

為此語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

而許生者非過也宋李士送公序希直年輔弱冠聲譽已播於

縉紳間國初大老如大史潛溪宋公教授長山胡公即

以斯文之任為屬迄今德性凝定年益之春以蜀府召

命之都賢

還漢中
王府序

天子即位首召入侍講翰林院而名益著開仲縉文集側聞被
召計必獲當大任敢有說以進於左右凡人措天下
之初固難自用其才尤難如子房於高祖能用其才賈
誼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於高祖察其
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忠高祖得以用之而嘗受利
故親如樊呂不可得以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
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用其才者也賈誼於
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
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
就是之術遠及臯夔亦非子房賈可倫真所謂明良相
逢千載一時者也時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
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
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
事固有行於古而亦不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
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
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易難
行而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人樂其利從之難

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固不得愚言之贅然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得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踈也其得為中乎天下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同多矣切謂忠於執事未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王叔英與正李書

文廟初即位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儒召之數次不來以勢迫之不得已孝儒特斬袞而行見文廟命草詔乃舉聲大笑曰將何為辭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投於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夷其族孝儒學於宋濂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濂不及也

天順日錄

先生既應召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

秀玉葉中尋用交薦侍講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間所為惟先生之啓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玉壁晚露碣危皎皎大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履如此天宜有以培植之而漸蕩憐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

天順間同郡趙洪正學文集序

希直為

絕命詞云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易位兮四惟不修骨肉相殘兮至親為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

發憤兮血泊交流以此狗君兮抑又何求嗚呼衰哉兮
庶不我尤令尹郭紳又嘗即先生故居所謂祠堂者而
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為者也

成化已亥

翰林院謝鐸
遜志齋集序

遜志先生自號正學蜀獻王所命洪武二

十九年六月間任將仕佐郎漢中府教授三十年九月
尚在漢中今校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除前編缺壞
外所存簿籍載正學宗族抄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族
叔文度文恭海敏族弟希定希用希善族姪孫起宗起成
起莊小苟居安淵勝孫崇儉

許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復姓洪武二十四年殿試第一

建文初詞垣禮部右侍郎屬官制改進位為侍中普草

青燕王書北兵將至觀募民戰於池

文廟既即位乃君觀赴京師渡江中流詒使者曰今至京
須盛服行見禮若不先習至期不能無失乃朝服南向
拜畢即自沉於水觀建文未遷侍郎金華王仲縉有題
黃侍中翠微書舍詩曰決策當大廷題名獨先奪又云
詞垣暨南宮終歲知幾遷

鄒公瑾字

吉之永豐人嘗官蜀之重慶移還大理寺

丞少卿鄒公瑾氏以簪纓故家且少間庭訓其志篤其
才敏自弱冠即知所當學然而不安於小成歲甲戌予

胥會於古諭與之論議落落可喜自是凡三會會必握手劇談而知其所學益以進

主仲縉贈文

胡閔鄱陽人大理寺少卿即時坐誅戮本月二十五日其男傳道亦典刑次男傳慶復俱戍邊衛妻汪氏及二女俱配象奴

郭任字

鎮江丹徒在城人戶部侍郎戮死其子經年

三十本年六月二十五日亦處決金山保廣西充軍三女配象奴

盧迥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迥為人疎俊每飲酣擅長謳

人以為狂及歷任顯遠恭順自將北犯難將孰刑長謳而絕聞者悲之

侯恭字

人刑部尚書三十五年正月內到

濟南等處運糧五月內前去淮安等處運糧本年六月

二十一起京行至高郵與皂隸上高人茅印仔一同被拿本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鎮撫司七月初十日典刑弟敬祖男玘俱七月十五日典刑其他子弟多充軍身故妻曾氏年四十九永樂元年三月配象刺三為妻後刺病故永樂三年六月以老病發與男錦衣衛龍匠人侯京兒隨住六年送浣衣局至九年三月京兒尚在監聽決

暴昭

人刑部侍郎

陳繼之字

福建蒲田縣仁壽里十五圖人庚辰科進

士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古腴田乃奏僧道人給五畝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繼之又有建白因肆指斥京師平與黃子澄齊恭巨敬韓永輩不服被族誅父四季年六十九發甘肅充軍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行至開封府病故母黃一姐年六十五發甘肅隨住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行至鄭州故男徵仔四歲隨母饒氏給配後以永樂六年抄送鎮撫司十月十六日在屯田所病故妻饒氏即姚氏年四十二配象奴阿為妻女進奴年十三歲配指揮袁江為奴京奴一歲永樂初故弟余

翔等俱充軍

張統字昭季號鷄菴又號月川西安府富平人文行知名統由明經舉歷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裕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統裁定民夷心孚遠迓莫安洪武三十八年入覲考其功能為天下第一深蒙獎諭而還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癸未夏六月王師既入京城統縊死於部之後堂

毛恭

人吏部侍郎

董鏞

人監察御史

曾鳳詔吉安府廬陵人洪武末進士

高皇帝升遐後為都察院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
旦不科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
叙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
罷兵歸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
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弟

文廟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文不赴
乃刺血書憤詞於禁其畧曰予生居廬陵素負骨鯁一
死之得宜可以含笑子地不而不媿吾天祥矣囑其妻
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有九孝氏亦死節云

王度字子中年四十七惠州歸善縣人由明經儒士任山
東道御史其年七月內發賀縣千戶所充軍永樂七年
十月發北京訖

高翔西安朝邑人有文學節行洪武中以明經徵為監察御史
高皇帝甚眷注翔所倫奏無不關國家機事當

上心者革除問

文皇帝素聞翔名召將大用之會翔服喪服入見語又忤
旨乃殺翔於其家沒入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悟其稅
曰以世世怒罵御史也親戚皆配為軍

魏公冕吉安永豐人為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

開門迎納者公冕與大理寺丞鄒公瑾率同僚十八人
即殿前歐之幾死其曰輟朝二人大呼曰請速加誅臣
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或曰宜急迎附
曰便吾二人故其臣節明君必所不用
文皇帝繼統二人皆自刎詔夷其族

宋徵

人宗人府經歷嘗建議削親藩屬籍故靖
難之師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深攷

巨敬陝西平涼人戶部主事

黃魁

人禮部侍郎

韓永陝西西安人戶科給事中癸未六月與陳迪巨敬戴

德彛等被責問不屈而死同約守義者二十五人惟鄭

暘黃福尹昌隆歸附

謝昇父壯年七十四男咬兒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

發金薩衛充軍四女俱送浣衣局妻韓氏年三十九本
年九月二十日送其國公丘福處轉營奸宿

黃彥清相傳有黃清等巡撫其地方

太宗即位頒詔至力拒之其下皆用命欲興兵力寡而死
蓋即彥清也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洪武丙子奉人為戶科都給事中癸
未六月王師入京城駐金川門恭自城上投下死年三

十六金華府志

陳彥回年四十七莆田縣惟新里人徽州知府是年十月十一日典刑妻屠氏年五十二元年四月內就浣衣局取配尉州千戶卜友生為奴

徐壽

葉惠仲年六十四台州臨海人曾以知縣充修史官為庚辰會試考官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凌遲妻蕭氏配永平衛千戶恭貴為奴

牛景先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於右順門口奏蒙錦衣鎮撫司發下在逃官牛景先的次妻合無照例刺了奉欽依還舊例科遲欽此

卓敬永樂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於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奉欽依是欽此

鐵鉉鄧州和豐鄉人由監生除禮科給事中革除年間陞山東叅政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二日送司十月十七日典刑時年三十七月初五日山東布政司經歷司送其家屬到京男福安十二歲永樂二年發河池千戶所充軍康七七歲永樂元年在鞍轡局病故妻楊氏年三十五本年初五日取送教坊司元年閏十一月

初五日病故女王兒四歲送教坊司父仲名年八十三
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六年故

以上並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

山東叅

政鐵鉉初為五軍繼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曰昂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命屬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推山東叅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圖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寃
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既而出
戰

文廟被其害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

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

其體至死罵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

已平氏有愧焉

天順日錄

平氏名安一名保兒驍勇有名戰時得勝庚辰四月以
都指揮從曹國公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藁城總兵十
餘萬大敗北於小河壬午春督遼兵十餘萬圍通州又
至單家橋四月退至靈壁大戰為北兵所擒

上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既平久之

上嘗謂平保兒尚在耶遂自縊死

茅大芳年五十四揚州府泰興縣人由儒士入官寄詩淮

甸守將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大
龍蟠地軸莫教鍊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
勛馬伏洩老毫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
初起為山東鐵布政所巨久尚未到淮三十五年八月
十七日與其男順童道壽俱典刑幼男文生永樂四年
十二月亦處決順童男添孫充軍道壽男歸生等俱在
監續故妻張氏年五十六發教坊司本年十二月病故
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官今於奉天門奏有茅大芳妻
張氏年五十六病故奉聖旨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抬
去門外着狗喫了欽此

胡子昭年四十一歲嘉定州榮縣榮州鄉人由儒士任山

東按察司僉事

先是庚辰年與同御史官

本年八月十九日送鎮撫

司九月十一日處決妻王氏年四十帶幼女住兒配千

戶喜孫為奴父復初年八十三充軍母郭氏年八十一

隨住縝年七歲習匠六年五月故繼年四十習匠永樂

三年充軍九年三月問合收監聽決見在

宋忠始為鳳陽衛指揮使以智勇問洪武二十一年督都
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代為叅將以虜功奏革除君
尤任之元年二月詔忠調緣邊各衛馬步軍三萬屯開
平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選隸忠麾下靖難兵起忠守

懷來大將俞頊守居庸關相為聲援己卯靖難將指揮徐安等敗頊拔其城頊走依忠而居庸為將所守

太宗嘗語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則居庸有必爭之理伺其未至可先擊之於是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匿于廁搜獲之遂誅之男謙年十六任鎮南衛指揮使三十五年九月充軍既而賜死

姚喜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任蘇州知府是年六月二十日送問七月初十日凌遲妻宋氏年七十二配燕山中護衛指揮紀綱為奴本年八月改配旗手衛指揮張泉為奴長子節賀縣千戶所充軍幼子繼兒蘇州隨給配

保兒項兒永樂九年尚監候聽決三女俱都督陳虛家為奴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已故得慶候廖權男任散騎元年四月初十日鎮撫司奏送刑部伊弟銘鉞俱充軍父昇甘州充軍母楊氏年四十五并銘女俱送浣衣局堂兄烏撒衛指揮基本年十二月到京自首

周璿青州府諸城人曾抗禦燕師壬午內難平戮死妻王氏年四十三男蠻兒七歲是年十二月隨母住永樂九年三月內收監聽候

高不危 人壬午七月十七日送到不危任所家屬男

婦十三名弟宣年二十七海南衛充軍實十三歲發習
匠永樂九年三月案令監候聽決

盧原質字希魯台州寧海縣人世為巨族父中鄉稱善人
母方氏孝儒之姑也洪武二十一年登進第二人除編
修陞太常寺少卿革除間多所建明

文廟登極詔族其家原質與弟原朴等皆死於難

景清陝西寧州真定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歷
陞右都御史

太宗即位群臣朝服稱賀請著衰麻哭於庭

太宗罵曰此是亂臣請回曰你是賊予當命力士以金瓜
碎齒至死罵不絕口以草裝屍守者奏曰屍自行動

太宗大驚是夜又夢清以血唾罵寤視所夢之衣血腥爍
爍遂以奸惡抄及九族後子孫逃出改姓李不拘尊卑
皆云李景云

戴德彛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
入翰林歷編修侍講監察御史革除間改左拾遺靖難
師起死于難

張曷山西澤州人為北平左布政使己卯七月六日靖難
兵起曷不屈而死永樂 年 月二十三日禮科引犯
人程亨等男婦五口名為奸惡事合送該衙門奉欽依

是這張昺的親是鐵錦衣衛掣去着火燒
葛誠不知其所以仕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嘗病
瘡暑中四圍皆着火鑪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
危篤獨誠知之以不得於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
人至京奏事齊恭等言於上執之鍛鍊成獄即發符逮
王府官屬且約謝貴舉兵誠許為內應後謀不密見戮
族其家

盧振 人嘗與魏國公徐輝祖同謀抗禦靖難之師
事見輝祖傳

徐輝祖中山王徐達之嫡長子洪武 年襲魏國公歷仕

建文君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恭盧振張昺葛誠等通同
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
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由此不
曾罪他只着在閑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
着他嫡長男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王沒後
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欽此

出吏部驗封
司稿簿內

周德字是修以字行太和人
是修初奉霍丘縣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周府奉祠正
建文初有告言王府失事王
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
得免改衡府紀善預纂修

于翰林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衆怒共拱折之
是修屹不為動

太宗皇帝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留書其家
別友人江中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
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

太宗皇帝即大位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誅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

楊士奇
是修傳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
輩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
自為贊繫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

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
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死誰與尔父
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
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紱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
諫豈下於徵若留於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
遠才及也

天順
日錄

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黃巖人少年豪氣不屈為文嚴重
通和洪武丁卯辟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及人修
撰於翰林嘗薦薦為學士於朝士奇由是獲用壬午夏
客死廣德州其妻死於獄二女亦死於井叔英之將死

也沐浴具衣冠作絕命詞序及漸詞初叔英與同群林佑方希直友善叔英有文若干篇佑序之未幾佑先沒既而叔英死希直亦繼死士竒欲纂集叔英文求無完稿成化間好事者重修王修撰墓記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馬修撰故台州人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有氣節仕建文朝為文字官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道自經而死死時嘗自為序文曰生曉久矣未有稱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自為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徒然全嗟予事君父自有多過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見纏肥其空在案

對之不能燕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顛周粟豈不在所見良獨偏高高蹤遠繼偶爾無足傳千載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詔治奸黨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為上其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乃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午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塋之蓋原采希年同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竒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且為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待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

生大川祠山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蓋原
采嘗薦楊公建文以後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
陵夷鞠為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瑛初
為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緒縉紳及官廣德者以持
羊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而詳云原采入
廣德未幾車駕渡江郡人皆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
兵部尚書齊恭來奔皆潰歸原采以齊為工令州人執
之既至告以故其夕原采引決死時年未四十蓋其見
理之明殺身之勇處死不亂良由有所養非若一時忙
迫失據計出無聊而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
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為修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
人或議之曰原采建文臣子不為諱而表章之非罪耶
瑛曰不然也自古忠臣義士各為其主原采仕建文朝
故忠於建文若仕於

太宗朝其忠於

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經營之天下兩朝臣子皆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為四時凡禽
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
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之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鏡諸廣

德州知州莆田周瑛記 楊士奇簡問廣德州官放王
靜學塋所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先生洪武三十五年
六月二十七晚卒於廣德州就葬於被未知在寺中在
觀中住但聞臨卒時囑所下處姓潘師兄為葬之近祠
山上下令煩詢問其墓

顏瑰字伯瑋廬陵人楊士奇亦廬陵人過沛縣悼伯瑋云
伯瑋其先出唐魯公之後伯瑋為沛令

太宗皇帝舉師靖難所過郡縣歸附伯瑋度不支遂不出
時惟一子在側預送之出走遂入衣冠南望拜自縊其
其子不忍去父已死亦死之事具國史僕於伯瑋有故

過悼之詩云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
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
從魯太師欲酹丘墳何處是離離芳草泪空垂和楊少
卿韻 父子捐生總蹈危精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荒隴
遺民識地下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
後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入學十七年旌表孝子尋
除督府試左繼事十八年八月初一日上表陳策欲墾
河南山東北平兵後山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上嘉納之後因繼不稱旨當罪以議賢發貴州閱索嶺千

戶所充軍仍許以姪代伍建庶人初立上書陳惜乞歸
田里既而有詔求賢僚守王欽郡李禮送赴銓曹北兵
起獻策欲以弱藩王之權差叅贊征虜大將軍曹國公
李景隆軍務修書詣北軍講解不聽乃歸景隆軍駐劄
德州俄戰敗與督餉叅政鐵鉉在臨邑盟誓招兵協同
守濟南又從征晉陽廡門等處後開京師已平縊死于驛
鄭恕年五十六台州府仙居縣二十六郡人由訓導舉蕭
縣是年八月十七日典刑凌遲妻彭氏年四十七并妾
夏氏女百家奴年五歲俱送浣衣局男濂濂男楷姪韞
韞男申湛俱發北京種田男湜永樂七年三月內姪及

八年二月內各病在監故

太宗皇帝既即位革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號仍稱
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其故皇
太子及妃稱皇兄懿文皇太子皇嫂懿敬皇太子妃建
文君廢為建庶人

詔曰昔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誰甸汎掃區宇東抵虞淵西踰昆
侖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任風義聲震蕩六合習爽暗昧
咸際先明三十年間九月寧謚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
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至仁稱姪允炆以幼冲之

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點師保
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於上而不畏地震於下而不
懼災延承天而文其過飛蝗蔽天而不修德益乃委政
宦官淫泆無度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為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興師討
之朕遵奉條章舉兵以君清側之惡盖出于不得已也
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罪而政之者允攷曾不及
躬自責肆行族拒朕荷

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壩上殲之于白溝破之
予倉州潰之于藁城鏖之于夾河欄之于靈壁六戰而

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幾旬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
一王義之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自絕于朕朕聞
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以中上朕乃整師

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

天順人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
之再三爰乃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大
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

一今年仍以三十五年為記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一建文以來

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

一奉天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朕征討披堅執銳擲風沐
雨忠義奮發屢戰屢勝翊輔成功勤多矣簡在朕心宜
速論功陞賞困酬前勞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官吏軍民人等

大有犯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
主謀殺故殺人盡毒魘魅毒藥殺人及見提奸惡不赦
宗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代岷五府被誣陷
時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官復原職已故者

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官子孫承襲民充軍者復還原
籍為民軍發邊遠者仍還原衛為奴者即放寧家入官
田產照數給還

一邇年馬事煎鹽買馬當姑及充遞運所水夫皂隸膳夫
人數一體赦免各放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論所出一
應榜文條例盡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景
才擢用其有志尚閑逸不願出仕者其實來聞

一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母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及

篤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若飢寒不能自存者官為賑濟

一山東河南北平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者並免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安徐州除州揚州今年秋夏稅糧盡行蠲免其餘直隸府州山西陝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兩廣四川雲南蠲免一半其有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糧鹽課段足木植蘆柴等項及軍民所養馬足牛羊等項倒死并欠孳牲者並免追陪其弓兵砍辦蘆柴者仍優俛二年一河南山東北平淮南北流移人戶各還原籍復業合用

子種牛犂官為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致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陞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動軍官有陞職事者止終本身子孫仍隸原職

一各處新收勇士壯丁盡數放回為民各安生業

一所設衛分并軍民指揮司盡皆革去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亦各罷官放還

一諸色人匠除輪當正班外其餘一應操工人匠俱各放還依次輪班

一各處見造軍器軍裝船隻一切不急之務盡皆停止今

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勿得一毫擅自科擾於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官為事充軍民
罷閑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亡故者子孫承襲總小旗
革役充軍者各還原後

一北平衛分官旗人等有因公差或被拘執不得已赴京
者皆免其罪

一各處官軍守城有係別衛調到并征進漫散軍士見在
他處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許留難阻當其奉差守
城文武官員及內官人等詔書到日俱各回京

一凡軍民人等男女人口有被官軍拘擄者官為贖還

一遞年逃軍并征進漫散軍士藏躲山林者詔書到日為
始限一箇月之內赴首告免罪所在官司發回原衛所
著役

一拋荒田土除有人畊種納糧外其無人佃種荒田所司
取勘明白開除稅糧免致拋荒損民

一所在城中鄉村凡有骸骨有司即為收斂埋瘞毋致暴露
一天下各都司衛所官軍皆

太祖皇帝恩養者奸臣迫脅調遣拒戰衝冒矢石情有可
憫見存者俱還原衛所其有陣亡傷故失陷病故者官
則贖其子孫旗軍每名賞鈔五錠戶無壯丁補役遺下

寡婦母女者所司善為存撫願依親還鄉者聽從其便
有幼男者給糧紀錄出幼補役

一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同外國後
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於戲文帝入漢尚資恭儉之風武王紹周願廣至仁之
化布告天下其體朕懷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群臣軍民人等知道

昔者元末昏君壞其祖宗成法荒淫無度奸臣擅權塗
炭生民群雄並起曠世無君糜爛鼎沸

天命我

父皇高皇帝龍飛誰旬掃除禍亂救民水火之中措之衽
席之上立綱陳紀政令惟新官守其職民樂其生天下

太平三十餘年不幸

太祖賓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為禽獸之行信任奸臣黃子澄王叔英齊泰等
改更

太祖不豫不報各王一日而殮七日即葬初崩之時將鬼
見愁疏黃雄黃調水偏洒滿殿使穢氣觸忤梓宮及至
發引伏劍在後謂人曰我仗此劍不畏強鬼矯稱不許

諸王會葬如此詭祕事皆可疑居喪未及一月便差內
官住福建兩浙選取女子將後宮拆毀掘地二丈大興
土木之功軍民不得聊生弱於佛教印經飭像禮懺飯
僧糜費鉅萬甚至改去宮主名號捨與道姑為徒尼媪
出入宮闈穢德醜露瀆亂人倫滅絕天理又將
父皇母后御容盡行燒毀

上天怒其無道災于承天門災于乙字庫災于錦衣衛飛
蝗蔽天餓殍盈路猶不改過愈加為惡起大運糧點民
為兵造作科徵天下被害將欲成造袍架雷火燒其木
植將欲練習水戰雷震其大將之舡將欲守城雷兩震
陷其城屢修屢陷數十餘丈欽天監奏天象大變占云
國失山河以其奏本擲於地用脚蹉踏奴罵

上天言我如此念佛好著天不護我到去獲地如此逆
天又將呂太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判斛藜瀆如此悖祖殘害一家骨
肉首謫周王子煙瘴穴墻通食体無完衣妻子凍餓及
生一子不與乳母至以寶鈔買一乳羊乳之因苦何可
勝言不旋踵又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於軍湘王無罪
逼令闔宮焚死齊王岷王皆其無辜降為庶人絕親親
之義紊綱之理我被他謀害到至極處無故調兵圍我

宮城殺我父子到此之時哀號痛哭叩天呼地無所控
訴國全性命遂不得已欽承

祖訓興兵誅討在朝奸惡為父讐報保全骨扶持
宗社四年之間往來中原遲回再四不肖長驅觀兵濟南
振旅河北朕之本心惟欲使之悟悔於是焚香告天盡
誠具奏屢遣使者懇求息兵迺以詔書辱罵斷絕不許
密勅其總兵者獲我父子必盡誅戮勿令赴京必欲逞
兵不顧軍士暴露寒暑百姓轉輸困無辜之人死者無
算朕深痛切于心嚴約三軍不許妄殺一人賴

天地祖宗鑒祐屢戰屢勝逾淮渡江若履平地入京之時

秋毫無犯建文為闖豎逼脅闔宮自焚其奸臣黃子澄
齊泰等已凌遲處死軍民人等皆無侵擾我今主宰天
下謹遵

父皇太祖高皇帝成法纖毫不敢改違今年天下文武官
員軍民人等共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為官者保守祿位軍民士庶百工技藝
安分樂生芳不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是尔等自取其禍但有違犯必難輕饒
省諭之後依我言語永為遵守共享太平之福故勅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日

詔曰仁義之惟施由親始帝王之治睦族為先歷觀從古
致太平未有不由茲道也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萬方隆厚親親及於異姓寰宇同風咸敦孝
仍遵古制封建諸王藩屏帝室與國咸休允攸無道不
孝不君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滅絕天理敗壞人倫恣其
狂悖悖祖滅親即位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守法循
理匡輔朝廷初無罪愆忠不見信以賢見疑偏聽讒言
忽興師旅籍其資財空其宮室害其官屬周王莫知其
由自來京師欲伸枉屈畧不加察即竄之蠻夷萬里瘴

癘之鄉流離道路父子殊方幽囚困苦穴墻通食体無
完衣窮窘挫辱淪於死亡誣構湘王令其闔宮自焚加
以惡謚執齊王於京邸囚代王於大同囚岷王於雲南
日夜所思惟戕賊骨肉之計不盡不厭乃以懿文太子
薨逝之時

皇考欲立朕為嗣尤所猜忌無釁可圖聽信奸臣從兵害
朕朕不得已與兵自救

天地神明

祖宗孚祐

皇考之靈兵至畿甸索其奸回允攸自知慚負

天地無顏相見自焚而死諸王臣民尊朕為皇帝重念骨肉之念良深存沒之感是用復封周王於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監還其封爵秦愍王之子尚炟封為興平王尚炆為永壽王尚炆為安定王晉恭王之子濟熯為平為平陽王濟熇為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燬復為周世子次子有勲封汝南王有烜為順陽王有爵為祥符王有熹為新安王有炆為永寧王有羽為汝陽王有曠為鎮平王有焮為宜陽王齊王次子賢烜為樂安王賢焮為長山王賢寔為平原王於戲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應捷於影響

皇考重分封之意允炆絕骨肉之恩不孝違

天天命殛之今朕奉

天復遵舊制藩屏宗親期百世本支之盛山河帶礪資萬年盤石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勅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朕以

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

高皇帝以燕地興胡虜連境屢屬以邊事後懿文太子薨高皇帝以朕堪屬大事欲正位東宮永固基祚不幸

高皇帝賓天允炆矯遺詔嗣位戕害諸王骨肉懷豐之意

已其疑朕之心實深即位未幾首奸臣圍逼如釜魚置
免決無生理朕實不得已起兵相救初豈有心於天下
哉竟以一隅之衆敵天下之兵三四年間大戰數十小
戰無筭制勝克捷卒平禍難此豈人力所能為也賴
天地宗社之靈

父皇母后之佑天意所集人心所歸是以至此

永樂元年四月 日

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子不祇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咸有一德克

享天心勅業垂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
永胤子允炆幼冲嗣立昏愚自暴顛舊章崇信奸邪戕
害骨肉舉兵攻朕必欲咸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社稷幾

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功

父皇母后創業艱難不得已而應兵賴

天地之佑難廓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辭

勸進朕以

宗社為重勉循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通允煜仍錫
王封不竟允燧允煜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長兄至

情不忍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
慮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熙生十有四年矣器資
端重改封歐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祀於戲協和之
道睦族為先博叙之仁繼祖為重大展同氣之情庶續
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立齊間錄卷之二

國朝典故

